

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zhongwaimingrenzhuanjicongshu

刘健屏 主编

鲁迅

LUXUN

1881—1936

黄小初 著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名人传记丛书。

——这些传主是新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家大师；这套丛书是教材内容的拓展和延伸。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zhongwaimingrenzhuanjicongshu

刘健屏 主编

鲁迅

LUXUN

1881—1936

黄小初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楚时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4

(中外名人传记丛书;13/刘健屏主编)

ISBN 7-5399-1322-3

I. 鲁... II. 楚... III. 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813 号

书 名 鲁 迅
著 者 黄小初
责任编辑 金 泉
责任校对 周艳波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4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3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322-3/I·1230
定 价 11.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
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
辟出来的。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
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
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
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
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
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
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鲁 迅

目 录

- 1 说不尽的童年
- 17 从水师到陆师
- 27 留学东瀛的日子
- 49 光复前后的故乡
- 70 呐喊
- 112 在水一方

120 革命策源地的红与黑

133 生命的秋天

172 附:鲁迅生平大事年表

180 后记

说不尽的童年

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在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此时,男孩的爷爷周福清正在北京做官,当长孙诞生的喜讯传到他那儿的时候,正有一位姓张的贵客上门,周福清便随口给新生的婴儿取了个小名,叫作“阿张”,正式的名字则叫作樟寿。那时候的人,除了正式的名字之外,一般都还要取个别名(字),小樟寿的字叫作豫山,后来因为豫山两字的音同“雨伞”相近,便改作豫亭,再后来又改为豫才。这位周樟寿在南京上学后又改了一次名字,叫作周树人,当然,后来更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的笔名——鲁迅。

周家是绍兴的大家族,家里原先开过店,并有很多田产,一度十分兴盛。可是自从太平军攻占绍兴后,周家的家道便开始中落,一天不如一天,到鲁迅出生时,他们家已经沦为一个只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小康之家了。但不管怎么说,周家仍然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境况比普通百姓要好,家里的经济条件

和家长的见识都能保证鲁迅在童年受到良好的教育。

鲁迅不姓鲁,但是他的母亲姓鲁。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出生于当地的名门,其父(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是一位举人,也算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但可能是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影响,他并没有让女儿像自己的几个儿子一样去上学,因此鲁瑞从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可是她却靠自习达到了断文识字的水平。鲁瑞性格爽朗,思想开明,待人宽厚,嫁给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后,便成了周家的主心骨。周家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是凡有家境更穷的亲戚或是邻居上门求助,她总是慷慨地予以接济,因此在附近很有人缘。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对于她觉得不对的人和事,她总是忍不住站出来进行公开的抗争。清朝末年,具有新思想的一些妇女勇敢地向缠小脚的陋习宣战,提倡放足,一些思想保守的人觉得大逆不道,便对放足的妇女恶言相向,冷嘲热讽。一次,有个周家的亲戚不无恶意地宣称某个妇女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鲁瑞便在一旁冷冷地答道:“可不是嘛,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对于无耻之徒的无中生有不作解释、申辩,而是索性迎上前去,宣称“是又怎么样”,鲁瑞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似乎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自己的大儿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成年后的鲁迅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母亲爱憎分明的品格对他产生的影响。

鲁迅出生那年是闰年,而且生下来时胎包皮较薄,据说这样的孩子比较难养。他两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当地一个叫作龙庆寺的庙宇,拜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这就算是舍给庙里,成了出家人了。按照迷信的说法,鬼怪们不会搅扰出家人,小孩子也就可以避灾消难,顺利地长大成人了。

龙师父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在小鲁迅的眼里,他不大像

一个和尚。照例说和尚是不应该留胡须的，他却留了两绺小胡子；和尚不允许结婚，他却不但结婚，还生了四个儿子，而且儿子们长大后，也都继承父业当了和尚。龙师父不教鲁迅念经，也不教他佛门的清规戒律，因而鲁迅觉得自己的这个师父很可亲近。龙师父作为教门中一个地位低下的普通和尚，敢于蔑视佛门的种种条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勇气对鲁迅触动很大，在鲁迅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蔑视权威的种子。

与龙师父相比，保姆长妈妈可以说更是与小鲁迅朝夕相处的良师。长妈妈是一个寡妇，她善良、朴实，又有点迷信。她肚子里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其中有“长毛”（太平军）的传说，也有美女蛇之类的民间掌故。长妈妈虽没受过教育，但是能说会道，不管什么样的故事，从她嘴里说出来，就显得特别吸引人。让小鲁迅由衷佩服的是，长妈妈不但会说，而且能干，别的人不肯做或者做不成的事，她都能做成功。

长妈妈曾经干过一件在小鲁迅看来惊天动地的大事——帮他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绘图本《山海经》。鲁迅是从一个远房叔祖那儿得知有这么一本上面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的奇书的。从此之后，小鲁迅茶不思、饭不想，脑子里都是这本没有见过面的书。大概是他念念不忘的神情过于反常，引起了长妈妈的注意，长妈妈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明知长妈妈不是读书人，而且连字都不识，说了也没什么用，鲁迅还是把自己的心事向长妈妈和盘托出。谁知道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探亲回来的长妈妈居然把四本崭新的带图的《山海经》递到了他的面前，令鲁迅激动不已。

《山海经》是鲁迅得到的第一部自己心爱的书。书的模样，直到很多年之后鲁迅还记忆犹新，当然，更让少年鲁迅没齿不忘的是长妈妈对自己的爱。对于这位不知姓名的保姆，

鲁迅充满了深情。

按照周家的惯例,孩子长到7岁就要开蒙读书了。鲁迅开蒙读书的第一个正式的老师,名叫兆兰(字玉田),也就是告诉鲁迅有《山海经》这么一本书的远房叔祖。他的家塾开在周家的大宅子里,收的学生都是周姓家族的孩子。按照祖父的意思,鲁迅学的第一本书是《鉴略》,这是一本历史书,小小年纪的鲁迅读不懂,因此没有兴趣,但是作为老师的玉田先生却是一位有趣的人。这位叔祖面目慈善、性情和蔼,孩子们都叫他兰爷爷。兰爷爷中过秀才,在聚族而居的大宅子里,他既有学问又讲究生活情趣,在孩子们眼里是个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人。他家里种了不少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罕见的据说从北方带回来的马缨花,可惜他的老伴兰奶奶的性情和他正好相反,对他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大能够理解,而且性格也很暴躁。她曾经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兰爷爷种的玉兰花的枝条上,把花枝都压折了,不但不觉得内疚,还要反过来咒骂兰爷爷。所以,兰爷爷在生活中是个相当孤独和寂寞的人,由于和兰奶奶无话可说,他就特别喜欢和小孩子们来往,大宅子里的侄孙辈们成了他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兰爷爷家有很多书,尤其让小鲁迅感兴趣的是他家有許多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闲书”。鲁迅常常到兰爷爷家去借书,由此吸取了不少新鲜有趣的知识。

童年时代的鲁迅对什么都很好奇。他们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子,相传叫作百草园。这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园子,但是在少年鲁迅的眼里,却是一个充满生趣的乐园。这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树叶里,知了在唱歌;菜花上,伏着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云雀)会忽然从草间蹿向天空。围墙周围的泥墙根下,更是趣味无

穷：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还有蜈蚣，还有斑蝥……小鲁迅常常在这儿一呆就是半天，观察和研究这些自然界的奇妙景象。他听说有一种何首乌的根形状像人，吃了这种人形的根可以成仙，便花了很多力气来寻找这种根，结果拔了不少何首乌的藤，也没发现那种人形的根。还有一种叫复盆子的植物，长着很多像小珊瑚珠似的小球，据说味道很好，只是上面长着刺，好多小孩怕刺而不敢摘这种果实，鲁迅却不怕刺，结果发现这种小球又酸又甜，味道果然比桑椹还好。

当然，这都是夏天的事，到了冬天，百草园就变得比较乏味了。可是，只要一下雪，便又出现了另外的好玩的事情。在周家帮工的农民章福庆教了鲁迅在雪地里捕鸟的方法：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根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等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下面的时候，将绳子一拉，棒一倒，筛子便将鸟雀罩住了。用这种方法逮到的鸟，大多是麻雀，也有白颊的“张飞鸟”。少年鲁迅对这种独特的捕鸟法很是迷恋，但他逮到的鸟却不是很多，因为他的性子急，往往等不到鸟走到竹筛中间去。

章福庆是周家雇的短工，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周家打工，有时忙不过来，便叫他的儿子运水来帮忙。运水比鲁迅大两岁，样子很老成，一来二去，他很快就和鲁迅成了好朋友。只要运水一有空闲，两个人就在一起玩。

运水来自海边，他知道许多鲁迅所不知道的事情：海边有各种各样的贝壳，颜色有红有绿，名字都很古怪，有的叫“鬼见怕”，有的叫“观音手”；潮汛要来的时候，沙地里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它们都有青蛙似的两只脚；还有，夏天的西瓜地里，常常有偷西瓜的獾猪、刺猬，尤其是一种叫作“獐”的小动物特别伶俐，常常能躲过看瓜人的胡叉……小运水描绘的世界是多

么令人神往啊,他跟小鲁迅平时在自己家院子的高墙里看到的一切都迥然不同。只可惜,在小运水讲述这些的时候,迷人的夏天离他们是那么遥远。而过了正月,小运水便必须回家去了。

鲁迅和运水两个人的友谊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运水纯朴的个性、新鲜的知识,却给鲁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鲁迅在小说《故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运水(闰土)的这段交往。

12岁那年,鲁迅离开兰爷爷的家塾,到绍兴城有名的三味书屋读书。三味书屋的主人寿镜吾先生是个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人。他很有爱国思想,对当时被视作卖国贼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十分痛恨,见到熟人便要骂这位“合肥宰相”。他对学生也很严格,平时对课业抓得非常紧,按照传统的观念看,应该说是一位非常称职的老师。但是寿先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比较陈旧,知识结构老化,每天给学生布置的功课,无非是背书、习字、对课等等老一套,对于除此之外的东西,寿先生自己没有兴趣,也不允许学生们涉猎,谁要在上课时带来夹有图画的本子,寿先生都要加以斥责。但是,孩子们酷爱自由的心灵,毕竟是寿先生那一两声苍老的呵斥所难以禁锢的。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小花园,虽然小,但也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在寿老先生读书读得入神的时候,鲁迅和同学们便溜进花园,爬到花坛上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有的则捉了苍蝇去喂蚂蚁,还有的人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游戏。好静的鲁迅和大家不同,他喜欢躲在一旁画画儿。他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将绣像一个一个描下来。日积月累,后来居然将《西游记》和《荡寇志》都画了一大本。

虽然对学习内容不大感兴趣,但是鲁迅天资聪颖,书又读得多,易于触类旁通,因此在三味书屋鲁迅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那时候塾师里教一种叫作对课的课程,先生用虚实平仄各不同的字相对来教学生作诗,好多学生由于知识面不宽和对各种字的性质不太了解而对这门课深感头痛。有一天上对课,寿先生出了个“独角兽”的题目,结果同学们有的对“四眼狗”,有的对“二头蛇”、“三脚蟾”,还有的对“九头鸟”,都让寿先生大摇其头。轮到鲁迅,他却从自己正在学的文字训诂书《尔雅》中找出了一个“比目鱼”的答案,让寿老先生大大地高兴了一番。他向那些莫名其妙的同学解释说:“独”不是数字,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但有双的意思,(鲁迅)年纪小小能对出这样的佳对,可见是用了心思的。还有一次,对课的课题是“陷兽入阱中”,已经是比较难的五字对了,好多同学都抓耳挠腮、不知所措,鲁迅想起刚刚看过的《尚书》中有“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这么一句话,便站起来对了个“放牛归林野”,结果被寿老先生捋着花白胡须着实夸奖了一番。由于答题出色,字也写得好,鲁迅的对课本全都被寿先生打了表示赞许的红圈圈,从头到尾没有脱断过。寿先生对鲁迅的态度,也越来越好。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使寿先生对鲁迅刮目相看。

有一天,一个同学给大家分送一种上面印有花草的信笺,开始时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拿,后来听这位慷慨的同学说这些信笺也是别人送给他的,大伙便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馈赠。惟有鲁迅不肯平白无故地拿人家的东西,虽然他内心也很喜欢这些印制精美的信笺。谁知过了几天便发现,原来这位同学慷的是别人之慨,这些信笺是他从另一个同学那儿偷来的。被偷的同学到寿先生那儿告了状,结果寿先生大发

雷霆,把那些拿了信笺的同学狠狠训斥了一通,而鲁迅却因为不贪小便宜反而受到了寿先生的赞扬。通过这次事件,寿先生觉得个子矮小的周樟寿不但才华出众,而且品行优良,是个不贪财的君子,而在寿先生眼里,一个人的品行是远远比才学来得要紧的。

少年鲁迅做事的认真和勤奋在三味书屋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因为家里有事而上学迟到,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他又悔又恨,使用小刀在自己的桌子角上刻了个“早”字,用来提醒和鞭策、激励自己。此后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尽管在三味书屋的学习深得老师和同学们赞誉,鲁迅却并不因此自满。他的学习兴趣很广泛,在私塾里学到的东西,根本满足不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他非常喜欢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读物,尤其是动植物方面的。那时的绍兴还比较闭塞,不大容易见到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科普读物,鲁迅看的大多是有关的古书,如《南方草木状》、《释草小记》、《释虫小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其中他最喜爱看的是《花镜》,因为上面有不少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植物栽培知识和经验,而且附有许多图,对喜爱植物的少年鲁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鲁迅平时一向对栽花种草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他还能对书中有些不够准确的论述进行订正。比如有一次他读《花镜》,看到书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土雍始活”,他马上联想到自己以前移栽映山红不用“本土”照样成活的事实,便老实不客气地在书上批注道:“映山红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土栽亦活。”

课外读物为少年鲁迅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大大拓展了他的知识面,也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冷静处事的习惯和能力。随着年岁和知识的不断增长,他的阅读面越来越广,原

先的自然知识类读物逐渐被野史、札记等读物所替代。小小年纪的他,先后阅读了《郑板桥集》、《徐霞客游记》、《阅微草堂笔记》等通常大人才感兴趣的书籍。

因为爱书,他也养成了买书的习惯。过年时得到的压岁钱,他全都用来买书。去书铺买书,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乐事。自从长妈妈替他买了绘画本《山海经》后,他的藏书便一天天多了起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自然类图书外,他还买了许多图画书和画谱。每到晚上,坐在桌子前静静地翻阅这些千奇百怪的图画书,可以说是他一天中最大的享受。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书都给少年鲁迅带来快乐。有一位长辈,送给他一本《二十四孝图》,听说这是一本图画书,鲁迅很高兴。可是拿回去看了以后,他却对书的内容产生了反感,因为书中宣扬的许多所谓“孝行”,都是些不近人情的乖戾之举,其中最使他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已经70岁的老莱子为了娱乐双亲,把自己打扮成娃娃,拿着拨浪鼓摇头晃脑、搔首弄姿,还假装跌倒,像婴儿那样啼哭,以博双亲一笑。这样的场景实在令鲁迅作呕,他连看第二遍的勇气都没有了。至于家景不好的郭巨为了儿子与母亲争食而将儿子活埋这样的故事,则引起的感觉不是肉麻,而是恐惧了。多少年后,看完“郭巨埋儿”后在精神上产生的震动仍然给鲁迅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我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

那位送书给鲁迅的长辈的原意大概是想让鲁迅学习书中的榜样做个孝子,结果却使少年鲁迅的内心产生了如此大的震荡,并且从此对“孝”字多了几个问号,这样的结果,大概是

那位好心的亲戚始料未及的。鲁迅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憎恶，也许最初便来源于这本《二十四孝图》。

除了书本知识，兴趣广泛的鲁迅在少年时代还广泛接触了民间文学艺术。长妈妈的许多活灵活现的故事当然是他接触到的最早的民间创作，除此之外，继祖母蒋氏也在夏夜乘凉时讲过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著名的“水漫金山”。当他听到许仙被法海藏起来，而白娘娘也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埋进地下，还在上面造了一座雷峰塔用以镇压时，心里觉得非常别扭。他想，白蛇迷许仙，许仙娶妖怪，都是他们自愿的，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法海多管闲事，后来躲进蟹壳，再也出不来，实在是活该。这个令人不快的故事给鲁迅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事隔多年，当他听到雷峰塔终于倒掉的消息时，仍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我国民间有着丰富和深厚的戏曲艺术传统，各个地区都有着本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剧种。千百年来，这些地方戏不断创新、变革、发展，可以说是千百万普通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鲁迅家乡，民间戏曲表演和迎神赛会也是当地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少年鲁迅从小跟随家长看戏，耳濡目染，十分迷恋那些生动、有趣的地方戏。

在地方戏和迎神赛会中，都有一个叫作“活无常”的角色，这是一个性格诙谐、富有人情味的“鬼”，他经常奉了阎罗王之命出来捉拿阳间之人，可是看看被捉的人可怜，又会自作主张将被捉者放回阳间，因此而遭来阎罗王的责打。小时候，鲁迅常常随着家里人和乡邻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活无常”的表演。对于少年鲁迅来说，打扮得怪里怪气的“活无常”既可怕又可爱，倒比有些活生生的人还多几分“人气”。这样的鬼，他

不但怕，反而十分喜爱。

与“活无常”相比，美丽的“女吊”便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鬼”了。所谓“女吊”，译成白话就是“女性的吊死鬼”。这是一个带有复仇色彩、性格十分坚强的鬼魂，但是对于这个跟“活无常”迥然不同的“鬼”，少年鲁迅同样也很喜欢，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普通劳动人民不甘压迫、追求正义的理想。

可以说，少年时代的鲁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戏迷”。通过看戏，他广泛接触了最下层的劳苦百姓，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情趣爱好，熟悉了他们体现自己智慧、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来自民间艺术的养料对鲁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它们是形成鲁迅艺术观点、审美趣味乃至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在与“下等人”日积月累的交往中，奠定了鲁迅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鲁迅 12 岁（1893）那年，周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少年鲁迅的生活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这一年的 2 月，鲁迅的曾祖母病逝，正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周福清请假回家守孝。同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这一任主考官叫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熟人。由于这一层缘故，有人建议周福清到主考官驻扎的苏州走后门，托主考官在阅卷时照顾周家的几个亲友。周福清却不过大家的情面，便到了苏州。在与主考官打过招呼后，他派仆人陶阿顺前去送信，信中有请托者的名字和大家凑的一万两银票。这时恰巧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官在船上聊天。殷如璋见到陶阿顺，心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又不便在副主考面前明言，便故意迟迟不拆信，偏偏陶阿顺是个不会察言观色的粗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面喊道：“信里面有银票，怎么不打个收条呢？”殷如璋进退两难，只好当着副主考的面拆信。事情也就由此败露。